



储玥又被放了鸽子。

消息是七点四十三分发来的,珊珊在微信里说:“储老师,不好意思,今天突然不舒服,改天吧。”末尾跟着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。

约了两个月,改期三次,这是第四次。

储玥把手机扣在桌上,她在城中村的糖水铺里干等了两个钟头,有些恼火。大学后门是城中村,握手楼挤着握手楼,窄巷里电线像蜘蛛网。储玥的研究课题是城中村女性网络直播,去年申请下来的青年基金。学院老教授说这选边边缘,劝她慎重。她不信。如今看来,前路确实有些艰辛了。

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,储玥走向最近的炒粉摊。

摊主是个年轻人,手里的炒锅颠得很利索,火光从锅底蹿起,映亮了他的脸。颧骨上有点晒斑,嘴唇干裂起皮,但五官是好看的,应该还不到三十岁。女人的手从柄柄上移开时,储玥注意到她虎口处有一块烫伤的旧疤,形状像一只收拢翅膀的蝴蝶,但火光一闪,那形状又散了,看上去只是普通的疤痕。

扫码付钱的间隙,储玥瞥见一旁的纸箱里竟躺着个小女孩,蜷着身子,头枕在一件团起来的旧毛衣上,纸箱边沿贴着一排防蚊贴。小女孩睡得很沉,手里还攥着一根磨牙棒,啃掉了一半。

储玥蹲下去问:“你女儿?”

女人把炒好的河粉迅速打包好,单手递过来,没时间作答。下一个客人还在等着,油锅又支起来,滋滋一声,白烟腾起,遮住了她的脸。储玥拎着炒粉往回走,到巷口时回头看了一眼,路灯下那个女人忙得不可开交,时不时扭头留意着纸箱里的动静。接下来几天,储玥总不自觉地往学校后门的城中村走,鬼使神差般地又去买炒粉,女人始终没多说什么。

好像是直到第三日,她才忍不住问储玥说,你天天吃炒粉啊,储玥回答说好吃,女人便笑了一下,那是储玥第一次看见她笑。

这段时间雨水特别多。

周六的从下午开始下,到傍晚还没停。储玥撑着伞走到后门时,大部分摊子都收了,只有炒粉摊的塑料棚还在歪歪扭扭地支着,雨水淌下来,在边角汇成水洼。女人正在艰难地收摊,纸箱里的小女孩醒了,正在哭。

“我帮你抱吧。”储玥说。

女人顾不上讲话。储玥把伞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,弯腰把小女孩从纸箱里抱出来。孩子很轻,身上有股花露水和洗衣液混合的味道,头发黏在额头上。小女孩哭了几声就不哭了,睁眼看看储玥,伸手去抓她耳朵上的耳环。

“点点,别抓。”女人呵斥道,原来小孩叫点点。

雨没有要停的意思。女人收完摊,推着车往前走,储玥抱着点点跟在旁边。点点很快又睡着了,脑袋歪在储玥肩膀上,口水在衬衫上洒湿了一小片。女人把推车推到一栋自建房的楼道里,锁好车,接过点点,也未道谢,转身便打算走。

“你吃饭没?”储玥问住她。

女人回头看了储玥一眼,没说话。

“走吧,我请你,前面有家云吞面店。”储玥主动示好。

云吞面店在隔壁巷子。储玥要了两碗鲜虾云吞面,又加了份蚝油生菜。女人把点点搁在腿上,舀起一个云吞吹了吹,喂进她嘴里。点点含了一下吐出来,女人用手接住,放进自己嘴里。两人对坐吃着,陌生感渐渐散了。女人告诉储玥,她叫尹丽坤,二十七岁,女儿点点刚两岁半。她说话的时候不太看人,看着碗,或者看着女儿,语速很快,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总是隔着一小段沉默,听得让人着急。

储玥问她,孩子爸爸呢?她答叫曾禧,送外卖的。那人呢?她没回答,把一片生菜叶夹进嘴里,嚼了很久。储玥以为她不会答了,她却突然捋起袖子:手臂上两道疤,一道新的,刚结痂;一道旧的,颜色发白;还有几块淤青,青紫色的,边缘泛黄。

“我老公打的。”她跟储玥解释,“他迷上了赌博,把钱输个精光,我跟他要钱买奶粉,他不耐烦,就打了我。”

“你没想过报警?”储玥吓了一跳。

“有用吗?”尹丽坤看向储玥,眼神里没有疑问,全是茫然。那日,她抱着女儿逃出来,跑到楼下不敢回去什么都没带。孩子的衣服、奶粉、钱、身份证,全在屋里。她不敢回去,怕曾禧再打她。来这儿是因为有个同村的老乡,老乡见她可怜,让她先住几日,不收钱。炒粉摊也是老乡的,老乡去做钟点工,让尹丽坤来炒,从下午五点到凌晨两点,每日收入对半分。

“他现在还找你吗?”

“昨天来过,跟我要钱,还让我搬回去。我不想搬,这边夜市生意好,我打算让他搬过来,他说下个月再说。”

储玥的筷子悬在半空,停住了:“你这钱赚得太辛苦了,不应该给他。”

尹丽坤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,有气无力,像是认了命:“他是我老公呀,离开他,我能去哪儿?”

“怎么不回你父母那里?”

“我结婚后,家里就没有我的房间了。”

听到这里,储玥不再动了。临走,她把手机号码给了尹丽坤,说有事可以打给她。出门被夜风一吹,储玥忽然迟疑了——尹丽坤那些话,几分真,几分假?万一说的不是实话呢?她把电话号码给了一个陌生人,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吧?此后几日她便没再去城中村,加上学生毕业论文收尾,工作量猛增,约珊珊的事也暂时搁置了。

有日傍晚,她从学校后门出来,迎面走过来一个女人,个子不高,踩着一双厚底凉鞋,戴着一顶棕色的齐肩假发。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,那女人抬手拢了一下头发,袖口滑下去,露出虎口处的一个刺青——黑色的蝴蝶,翅膀展开。

储玥的脚步停住了。在直播间里,珊珊比心的时候,虎口处就是这个蝴蝶图案,一模一样的位置,一模一样的形状。

她回过头,那女人已经走出几步远了,肩膀很窄,腰身几乎看不出来。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碎,像在追赶什么,又像在躲什么。储玥跟了上去。女人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,在一栋自建房前面停下来,掏出钥匙开了门。储玥站在巷口,看着那扇门合上,记下了门牌号。

第二日,储玥去敲门,开门的还是昨天那人,没化妆,也没戴假发,寸头,脸比直播间里看着更长,下颌骨的线条有点硬,鼻孔一大一小,眼睛也一大一小。穿着件蕾丝睡衣,领口敞开,露出平坦的胸膛和微微凸起的喉结。衣服太大,衬得人更瘦小了。储玥估摸着,这人顶多一米七。

“你找谁?”这人的声音比直播间里低,带着点男声的沙哑。

“你是珊珊吗?我是储玥,大学老师,之前约过你采访的。”

听到储玥这番话,那人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,只是往门框边靠了靠,把储玥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储玥瞥见对方骨节粗大的手指,心里猛地一沉——面前这个人,难道是个男人?
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?”珊珊问道。

“我之前看你的直播,昨天在巷子里迎面碰上,觉得眼熟,就跟过来了。”储玥解释,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对方的喉结上。

珊珊打了个哈欠,侧了侧身:“进来吧。”

屋子不大。床上铺着廉价的粉色床单,散落着几条蕾丝裙和几只脏兮兮的毛线公仔。地上堆着快递盒,拆开的没拆开的都有。角落里趴着一条狗,下巴搁在前墙上,眼睛半闭着。床头柜上蹲着一只白猫,毛又长又脏,灰扑扑的,正用黄色的眼睛盯着储玥看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只有墙角的环形灯亮着,冷白的光洒下来,照在这片杂乱上,竟透出几分不该有的柔情。

“都是巷子里捡的。狗的后腿被人打过,瘸了好几个月,猫是前年冬天来的,蹲在门口不走。”珊珊在床沿坐下来,抬手时虎口处的蝴蝶随着动作一颤一颤的,“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在直播间里扮女人?”

珊珊笑了一下,笑声很短:“因为看的人多啊。”他答得干脆,储玥暗暗吃惊。

“你有没有整过容?”储玥索性放开来问。

“鼻子做了三次。第一次在美容院做的,一千八,做完感染了。第二次两千五,做完鼻孔一边大一边小。第三次借了钱,去的正规医院,五千,做完还是这样。”他又指了指眼角,“眼角是第二次顺便做的。那个人说开眼角很简单,我就信了。拆线以后一边留了疤,另一边开完又合上了。”

“你的观众都是什么人?”

“什么人都有,打工的,开店的,还有说自己做生意的。”他点了根烟,“有的人天天来,挂在那里不说话。有的人什么都讲,讲今天吃了什么,讲老婆不理解他。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有一个人,网名叫‘东山再起’,刷的礼物不算最多,但是说话特别真诚。别的大哥叫我‘女神’那是开玩笑,他不是。他加了我微信,天天发消息,早上发晚上发,说他签了什么合同,见了什么客户。半夜也发,说睡不着,就来看我直播。”

“他做什么的?”

“房地产,在深圳开发楼盘。”他又笑了一下。储玥看着他的虎口,那只蝴蝶,翅膀张着,像要飞起来,又像被钉在皮肤上,飞不起来。

“后来呢?”

“后来他要来见我,我说不见,我只做直播,不线下见人。他缠了我一个多月,我一直没答应。”他跷着二郎腿,“结果他就翻脸了,说不见也行,把他刷的钱还给他,我说没法还,他说那就去告我诈骗。你情我愿的事,我又没逼他刷礼物。”

“你觉得自己骗了他吗?”储玥问。

“他给我花钱,是他自愿的,我真的没逼他。”他语气平淡,没有情绪起伏。储玥莫名想起尹丽坤,两人性别不同,却有种说不出的相似。

访谈快结束的时候,储玥问他真名叫什么,他摇摇头,丢下一句“无可奉告”,储玥只好作罢。走到门口,她回头看了一眼,刚才还坐着的他已经半躺在床上了,专心致志玩着手机,狗趴在他脚边,白猫跳回床头柜,蜷成一团,把脸埋进尾巴里。谁也没有出声。

没过几日,储玥知道了珊珊的真名。

晚上十点多,储玥正在改学生的毕业论文,手机亮了,是尹丽坤打来的。接起来,电话那头的声音在抖,压得很低,像怕被人听见。

“储老师,你能不能来一下派出所?”

储玥到这时候,已经接近凌晨。派出所的日光灯调暗了照得惨白,尹丽坤坐在靠门口的塑料椅子上,点点趴在她怀里。她头发散着,围裙没来得及解,上面还有一块油渍。看见储玥进来,她嘴唇蠕动了一下,终于挤出声音:“储老师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们都在里面。”

里面竟然坐着珊珊。假发歪了,露出一截剃得很短的头发茬子,脸上的妆花了一半,露出粗糙的皮肤。嘴角有一块淤青,肿起来了。他看见储玥,没说话,把脸别了过去。

嘴角还蹲着一个男人,储玥猜测是曾禧,他比储玥想象得还要老,瘦,颧骨凸出,脸颊凹进去,穿着一件送外卖的反光马甲,上面印着外卖平台的名字。手背上破了皮,渗着血珠子。

储玥向警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,警察跟他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原来是曾禧白天找到了珊珊的出租屋,问他是怎么找到的,他不肯说,敲门的时候,珊珊刚准备开直播,曾禧站在门口,没有进去,他盯着珊珊看了很久,然后伸手去扯他的衣服。

“他根本不是珊珊,他是男的!”曾禧突然抬起头,眼睛红着,不是哭,是某种被掏空之后的干涸,“我给他刷了六万块!我每天给他发消息,结果,他居然骗了我!”

“你还跟我说,你是做房地产的,是个大老板!”珊珊跳了起来,指着曾禧大吼,“你还说老婆不懂你,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理解你的人。”

讲到这里,珊珊停了一下:“我还信了。”

日光灯亮着,白墙上贴着“化解矛盾,促进和谐”的标语,红色的字,被灯光照得发亮。一个辅警走进来,把一张户籍查询单递给警察,又出去了。警察扫了一眼,清了清嗓子。

“章费彩,一九八四年十月……”

储玥愣了一下,珊珊,不,他叫章费彩,不是二十出头,不是三十出头,而是四十二岁,比尹丽坤大了整整十五岁,比曾禧还大了十岁。尹丽坤也听到了,她的眼睛瞬间睁大了,但没有说话。点点在她怀里动了一下,含含糊糊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她把点点往上抱了抱,下巴搁在女儿的头顶上。

“你们俩谁先动的手?”警察问。

曾禧不说话,章费彩也不说话。

“我问你们俩谁先动的手?”警察加重语气,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我。”曾禧答,声音闷在喉咙里。他说,扯了章费彩的裙子后,就站在那里,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章费彩一动不动,竟站在原地笑了。那笑声让曾禧恼怒至极,他扑上去的时候,章费彩也没躲。两个人在屋里打了起来,狗叫得很大声,猫满屋子乱窜。后来,邻居报了警。

曾禧讲完,把头埋低。

尹丽坤站起来,抱着女儿走到曾禧面前。“你不是说你在赌博吗?”她问。

曾禧不说话。

“你说你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人,带你一起玩,你说的那个人,就是他?”

她又问,曾禧还是不说话。尹丽坤看向章费彩。

二十七岁的尹丽坤和四十二岁的章费彩,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,然后马上错开了。

片刻沉默后,她抱着女儿走向储玥。

“储老师,你能不能帮我问问警察,我老公给出去的六万块,还能要回来吗?”尹丽坤声音压得很低。其实警察就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,她却缩着不敢上前。储玥望向警察。警察叹了口气:“你们这个情况,互相不追究就签个字,该回去的回去,该看伤的看伤。至于那六万块钱,你俩谈不拢,只能打官司。”

章费彩站起来,拖着步子走到门口,经过储玥身边时停了一下。假发歪着,嘴角的淤青肿得更高了。

“储老师,之前说的接受采访有二百块钱,还作数不?”

储玥愣了一下,过了好一会儿,才点了点头。

“那行,明天有空,你可以直接过来。”章费彩推开门走了出去,玻璃门合上,发出一声轻响。

接着,曾禧也站起来,沉着脸,大步往门口走。尹丽坤慌忙抱着女儿跟上去,在门口拦住了他。她把女儿换到左胳膊,腾出右手,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,展开了,小心翼翼地去擦他嘴角那道抓痕。纸巾刚沾上去,他嘶了一声,不耐烦地偏头躲开。尹丽坤没说话,手固执地蹭过去,轻轻擦着,纸巾上洒开一小片淡红。她把纸巾团了团,塞回口袋,抱着孩子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,一起走了出去。

两个人隔着半臂的距离,不远不近。影子被门口的灯光投在地上,一高一矮,挨在一起。三个人拐过墙角,就这样不见了。

“河刀、海鲈、港(方言读jiǎng)梭鱼”,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汉沽,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好吃的三种鱼。

这三种鱼都富含油脂,老百姓之所以喜欢,估计和以前清淡的饮食有关。以前,人们餐桌上的油污水,一点油腥也没有的鱼,如海鲈鱼、洋鱼、狼鱼、虎头鱼,自然不受人待见。

据老人们回忆,早年,刀鱼可以长到巴掌宽,三四两重,汉沽本地有“河刀海鲈”的说法,说的就是蓟运河里的刀鱼、海里的鲈鱼都极其鲜美。她刀鱼时,根本不用放油,鱼熟了,还会浮起厚厚一层油。那时刀鱼多,有的人从鱼头位置下嘴,像吹口琴一样,一直滑到鱼尾,一抹嘴,鱼肉大部分都吃进了嘴里,鱼骨头可以直接去掉。

港梭鱼是我在这三种鱼中最喜欢的。

按生活水域划分,梭鱼可分为港梭鱼、海梭鱼、两合水梭鱼、淡水梭鱼。按照这个顺序,鲜美程度也依次递减。

港,是指盐滩晒海水的大盐汪子,这里的梭鱼一般青背、白肚,小脑袋瓜,身体修长但不瘦削。后来,人们普遍将除了海产之外的咸水梭鱼都叫港梭鱼。港梭鱼生活的水域,包括晒海水的混养汪子、晒盐的蒸发池、纳潮沟、泄水沟,甚至驳盐沟。人们发现,梭鱼的美味程度,似乎与水的咸度成正比,咸度高的水域,港梭鱼的味道就好——当然,如果咸度太高,梭鱼也无法生存了。

港梭鱼嘴巴小巧,属于滤食性鱼类,只喜欢吃蚂蚱、麻虾等。港梭鱼聚群,且游速极快。背着旋网的捕鱼人跨上驳盐沟的堤坎,一旦发现密密麻麻的梭鱼群,瞅准方向一网扫下去,很容易爆网,但如果紧接着在同样位置打第二网,很可能会一无所获。

过去捕获港梭鱼,一般用粘网或者筛网困住后,港梭鱼会因恐惧而不断排泄,很快会把体内的食物和泥沙排泄干净。排净鱼泥的港梭鱼肠,本地人称之为“净肠”,与之对应的是“泥肠”,也叫“花

肠”。干净的港梭鱼肠富含油脂,是难得的美味。将藏在鱼肝内的苦胆完整摘除,再将鱼肠洗净,与鱼一起炖,那样鲜香令人回味无穷。

记得我儿时,父亲酷爱撒旋网,每到周末,就早早与渔友出去钓鱼。每天早晨我起床时,父亲总是不在家,到了下午,他才会骑车回来。自行车刚一进院子,他就喊我拿大盆,将鼓鼓的鱼兜里的渔获,倒进盆里,大大小小的梭鱼挤得满满当当。收拾鱼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,疲惫的父亲不忘嘱咐我:“看看是不是净肠,是净肠就留着,苦胆可别弄破了。”

我家一般会把大梭鱼熬着吃,小梭鱼炖了。因为父亲是钓鱼能手,吃鱼在我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那时上学路上,我一手抓个馒头,一手托着一块鱼肉,边走边吃,到了学校,只剩下腥乎乎的两只手。

喜欢聚群的梭鱼密密麻麻地在水里游,时不时蹦出水面,溅起层层水花,像雨点砸在水面上。那闹腾劲,好像生怕怕捕鱼人发现不了它们似的。

如今在汉沽,人们仍然喜欢把新鲜的港梭鱼熬了吃。港梭鱼富含油脂,刚一入冬,炖上一锅港梭鱼,里面放上切成丝的芥菜疙瘩,或是跟粉条一起炖,那味道不比猪肉炖粉条逊色。吃剩的鱼就装在搪瓷盆里,转天表面就会凝出一层薄薄的鱼油。

秋后港梭鱼会被集中捕获,鱼太多了,汉沽人就会用老芥菜卤与其他调料混合,熬成汤汁,佐以葱、姜、蒜、花椒、大料等,开锅后放入不去鱼鳞的梭鱼,腌制成梭鱼酱。腌制好的港梭鱼,鱼刺酥烂,鱼肉紧实、酱香浓郁,是汉沽的特色美食。

电话铃声是在周四晚上八点响起的。陈默刚结束一场冗长的项目会,脑袋嗡嗡作响。看到手机屏幕上“父亲”两个字赫然出现,他揉了揉眉心,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小默啊,”父亲陈国栋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,背景音是唧唧呀呀的戏曲声,“有个事儿……我看上了个好东西,叫‘量子保健仪’,你隔壁王叔推荐的,说是用了全身舒坦,还能调理慢性病……”

陈默的心里猛地一沉,像被一只湿冷的手攥住。又是这些词。

“爸,”他打断道,尽量让语气保持冷静,“什么价?”

“不贵,人家说原价一万八,现在做推广,八千八就成,还送一套什么能量锅……”八千八。陈默闭着眼,指尖发凉。母亲去世后的这三年,父亲独居小镇,节俭了一辈子,买菜多花五毛钱都会不得,现在却要为一个听名字就荒谬到不行的东西掏出近万元积蓄。愤怒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,让陈默无计可施。

这不是第一次了,上次是“磁疗床垫”,上次是“生命能量水”。每次他都要费半天劲,才能让父亲将信将疑地放弃。

“爸,”他换了语气,“那是骗局,专门骗老年人的。哪有那么多量子保健仪,都是假的。你别信,千万别转账!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只听得戏曲中的胡琴声。“人家……人家有证书的,电视上好像也见过……”

父亲的声音低了下去,虽底气不足,却仍固执地坚持着。

这彻底激怒了陈默。“证书?电视?那更能骗人!我跟你说不清,你等着,我马上回来!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胸腔里像是堵着一团火,气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。不能再等了,必须当面拦住他。陈默连夜请了假,买了最后一班动车的票。

周五傍晚,陈默拖着行李,风尘仆仆地站在了老家熟悉的单元门前。楼道里飘着厨房传来的油烟味和老房子特有的潮气。他深吸一口气,将钥匙插进锁孔,转动。

门开了。客厅里只亮着一盏落地灯,昏黄的光洒在旧沙发上。电视开着,没有唧唧呀呀的戏曲声,异常安静。陈默一眼就看到了父亲。

父亲坐在阳台门边那张老藤椅上,背对着门口。他没有在摆弄想象中的“高科技”仪器,甚至没有在听收音机。他微微蜷着身体,低着头,鼻梁上架着那副断了腿、用胶布缠了好几圈的老花镜,手里拿着一块柔软的绒布,正极其专注、极其缓慢地擦拭着腿上放着的一样东西。

眼前的画面让陈默愣住了,他站在原地,不知该作何反应。行李滚轮发出的声响惊动了父亲,他这才停下手里的手,缓缓地转过头来。昏黄的光掠过父亲的侧脸,清透了他的腿上放着的東西——不是什么“量子保健仪”,而是一个陈旧的、暗蓝色的圆柱形金属筒,一端的镜片早已碎裂,筒身漆皮斑驳,布满划痕。旁边藤编的小筐里,还散落着几个更小的镜头配件,同样满是岁月的痕迹。

陈默这才看清,那是他高中时参加省天文竞赛获得二等奖的奖品——一台入门级天文望远镜的镜筒。整套设备在一次搬家时被意外摔坏,只剩下这个镜筒和几个配件,一直被

放在院子里,甚至随便一缸梭鱼酱,就一定要选一斤左右,滚圆肥硕的才好,这样的梭鱼油脂更加饱满。待梭鱼酱做好装坛后,鱼汤上会凝出厚厚的鱼油,成为最好的保鲜膜。一坛子梭鱼酱,大概得有10到20斤,至少可以吃半个月。

过去一到冬天,汉沽家家户户都会值一大坛子甚至满满一缸梭鱼酱,放在院子里,随便随取。冬天梭鱼酱一定要选一斤左右,滚圆肥硕的才好,这样的梭鱼油脂更加饱满。待梭鱼酱做好装坛后,鱼汤上会凝出厚厚的鱼油,成为最好的保鲜膜。一坛子梭鱼酱,大概得有10到20斤,至少可以吃半个月。

港梭鱼是汉沽百姓离不开的美味,而“港梭鱼”这三个字因为使用频率太高,也渐渐融进了老百姓日常的话语里。比如有人抱怨肚子饿时会说:“早晨起来就没吃饭,我现在还是港梭鱼——净肠的呢。”老人看见孩子们吃梭鱼时只吃鱼肉,就会开口劝道:“别浪费,梭鱼头可是‘香油罐’啊。”

冬天,早已看不到海鲈鱼的身影,梭鱼却仍在寒冷的水面上活跃着。若是碰到气温急剧下降,一夜西北风后,就会有大批梭鱼被冻死在海冰里,透过冰面就能看到梭鱼凌乱的尸体。很多在寒冬里难以觅食的海鸟,此刻就靠啄食这些冻死的梭鱼果腹。因为父亲是不畏严寒去捡冻鱼,提着斧子、冰钎,破开海冰,定能收获满满。这种冻梭鱼尽管颜色发白,但味道依然鲜美。冬天,船道难被拉上了坞,海鲜难以获取,这冻梭鱼,也算可口的腥货了。

港梭鱼生长速度快,开春时只有火柴棍长的小梭鱼苗,到了秋后、初冬,就可以长到筷子那么长。梭鱼不像海鲈鱼那样寿命短暂,它们可以活很多年,几年后,梭鱼可以长到四五斤甚至十几斤重。如果港梭鱼达到四五斤以上,那鲜美的味道,堪比鲷鱼。

去年冬天,有几天气温骤降,河面都结了冰,来了一位大哥喊去捡冻鱼。我们来到冰封的混养汪子跟前,看到汪子东面全是砸碎的冰块,我俩费了好大劲,还真找到了一条大梭鱼,足有四斤重。可惜之后再无收获,后来再来捡冻鱼的人,也都空手而归。

大哥将这条冻鱼让给了我,回家后,我把鱼收拾好,直接下锅熬了,还加了粉条,熬了一大锅,与家人一起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美味。

母亲收在储物间角落,多年未曾用过。

父亲看见他,脸上闪过一丝猝不及防的慌乱,像偷偷糖果被抓住的孩子。他下意识想把手里的东西往身后藏,动作做到一半,又停住了。

他取下老花镜,用粗糙的手指捏了捏鼻梁:“你怎么……回来了?不是说……明天吗?”

陈默喉咙发紧,所有在路上就反复酝酿好的质问和劝导,全堵在胸口,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他走近几步,目光始终无法从父亲腿上那个旧镜筒移开。绒布擦过的地方,露出一小块原本的金属色,剩下的地方仍是黯淡陈旧的。父亲脚边放着一杯清水,一块细软的白布,还有一根棉签。他为何要如此小心、认真地擦拭一件早已是废铁的旧物?

“你这是在……”陈默终于发出声音。

父亲局促地挪动了一下身子,把镜筒稍稍拿起来一点,又轻轻放下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筒身上一道深深的划痕。“收拾屋子,无意间翻出来的。”他含糊地解释,“你妈以前收的……都落灰了。”

陈默看着父亲的手,那双曾经能轻松修理家里任何电器、能做出精巧木工活儿的手,如今皮肤松弛,布满深褐色的老年斑,指关节粗大凸起。

父亲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那眼神有些窘迫,似乎还流露出一丝陈默读不懂的情绪。他低下头,继续用绒布擦拭镜筒的另一端,声音很低,像是在自言自语:“这个,你那时候,喜欢得不行了。半夜还偷偷爬起来看星星……说是当什么‘宇宙的瞭望者’。”

陈默僵在原地。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。那个暑假,他如何痴迷地调试望远镜,如何兴奋地向父母描述看到的土星环,如何自满满满地立志要考天文系……原来,父亲都记得。

父亲依旧低着头,用棉签蘸了点儿清水,小心地剔除着镜头圈缝隙里的陈年污渍。他的动作笨拙又认真。“王叔他们说的那个仪器……”他再次开口,声音更轻了,“我知道……可能没啥用。”

陈默猛地看向他。

父亲终于停下了所有动作,双手安静地放在镜筒上。他抬起头,望向陈默,昏黄的光下,他的眼眶似乎有些泛红,但神情却是异常平静。

“我就是想着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说那些‘高科技’,你们年轻人一定懂,你才会当真,才会……跑回家来。”

阳台外,夜幕低垂,没有星星,只有一只朦胧灰暗的光。屋子里寂静无声,只有挂钟秒针走过的滴答声,格外清晰,一下,一下,敲在陈默的心里。

他站在那里,看着灯光下父亲花白的头发,看着那小心翼翼环抱着废镜筒的双手,看着父亲脸上那混合着窘迫、无奈,还有一丝疲惫的神情。那根从接到电话开始,一路上绷紧的弦,在这一刻,啪的一声,断了。

原来,需要被“揭穿”的,从来不是那些手段低劣的骗局。陈默张了张嘴,舌根发苦,像吞了一口黄连。所有堆积的情绪都堵在喉咙深处,却无法转化为任何语言。

他极其缓慢地弯下腰,用微微颤动的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冰冷的镜筒。金属的凉意顺着指尖传上来,然后,他伸出手,用力地覆在父亲那双苍老、布满老茧的手上。

昏黄的灯光笼罩着这一角,将父子二人的影子,投在老旧的地板上,融成一片沉默的、温暖的,又无比沉重的暗色。

李坤泽

一场骗局

小小小说大观

张宇尘